

看藤萍碎梦力作，黯然情殇下不可逆转的爱恨交集。

娇艳的蔷薇下是血色的忧伤，五分魅惑七分迷惘。
灵魂附着灵魂，纤美而温雅的少年吞噬着怆痛的梦魇。

极端优雅 的少年

the
Graceful Boy
藤萍◎著

山西出版集团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

极端优雅 的少年

藤萍◎著

Graceful Boy

山西出版集团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极端优雅的少年 / 藤萍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
2008.5
ISBN 978-7-5378-3067-6

I. 极… II. 藤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57869 号

极端优雅的少年

藤萍 著

*

山西出版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www.bywy.com

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*

开本: 890 × 1240 1/32 印张: 7.5 字数: 170 千字

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*

ISBN 978-7-5378-3067-6

定价: 23.80 元



contents

目录

第一章.一个会动的模特.001

第二章.莘子高中的校园传说.015

第三章.装满玫瑰花的瓶子.027

第四章.优雅和浪漫的小女人.039

第五章.突然的狂欢.053

第六章.证据.071

第七章.跳河的想法.087

第八章.燕子在天上飞.099

第九章.变幻莫测的少年们.115

第十章.幻灭.127

第十一章.莫测的变幻.147

第十二章.冷静的病人.161

第十三章.失踪的杨诚燕.175

第十四章.我想见你一面.195

第十五章.杏花散尽之处.219



第一章 Graceful Boy 一个会动的模特

秀元商场大门口，玻璃橱窗。

这是十月二十九日晚上七点钟，商业街人来人往，灯光璀璨，流行音乐声声震耳，灯光随着歌曲闪烁，是一个热闹的周末购物之夜。

杨诚燕站在玻璃橱窗前面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里面的模特。秀元商场的橱窗里摆着一个男模特，穿着镶满蕾丝的衬衫，华丽的西装，坐在一张古老的太师椅上，椅子旁边摆放着一个中式的茶几，茶几上放着玛瑙制成黄金镶边的大听筒式电话，太师椅后打着一把油伞。相当怪异的风格，似乎把中西近代的一些风格元素都融合在了一起，男模特背后的背景图画是一个墙壁大的油画骷髅，虽然怪异，但也不失为抢眼球的创意。但让她目不转睛看了很久的，倒不是这橱窗的怪异风格，而是她觉得那模特似乎在动……

橱窗里的模特是个很漂亮的人偶，皮肤苍白，一双极黑极深的狭长眼睛，眼瞳很大，眼睫毛很长，脸颊虽然苍白，却有淡淡的粉色，一头漆黑发亮的长发，在背后打成辫子。要说这模特有哪里欠缺了什么，就是嘴唇也很苍白，没有什么血色，整个看起来微略带一点病态，就像本就病了，却被硬生生摆上橱窗静坐一样，让人心生怜惜。

但在杨诚燕眼里，这些都不是她注意的关键。她路过这橱窗的时候，分明看见这模特动了一下头，对着窗外笑了一下。等她再看的时候，他却不动了，就像她刚才看见的只是幻觉，只是因为他实在太像真人了，加之光影闪烁产生的幻觉。但看得久了，她越看越觉得这模特像真人，也不是因为他生得太秀丽的缘故，而是那肤质、那重量感、那比例……但这橱窗是密闭橱窗，四面都是关住的，人就算能进去，在这么强烈的灯光下封在里面不闷吗？何况又不能动，人怎么受得了？

“当啷”一声巨响，她猛然抬起头来，只见玻璃橱窗上破了一个缺

口，刹那间整堵钢化玻璃墙碎成千千万万的玻璃碴子向她倒了下来，“啊——”她抱头蹲下，蹲下的时候，指缝之间，骤然看到一滴浓稠的鲜血，“嗒”的一声滴落在地上——这个瞬间是如此清晰，清晰得她有足够的时间分辨那不是自己的血，是谁——“咚”的一声震响，那些玻璃碴子像山一样倾倒在她身上，倒地的时候，她又清清楚楚地看到，从自己身上流出的血蜿蜒流向那滴鲜血，最后和那滴血融合在了一起，再也看不到地上先有一滴血的痕迹。

之后人声哗然，她听到了许许多多嘈杂的声音，一个足球在橱窗里，那就是橱窗突然碎裂的原因……有人扶起了她，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……

“诚燕？诚燕……你好点儿没有？”

“诚燕，我是崔老师，怎么样了？能说话吗？”

杨诚燕慢慢睁开眼睛，眼前是同学余君和生活老师崔井。她现在读莘子高中一年级，莘子高中是重点中学，全校住宿制，学生的一切事务都由生活老师打理，所以杨诚燕受伤以后，崔老师马上就到了医院。杨诚燕是高一五班的一名普通女生，是福利院资助的弃婴，她没有爸爸妈妈。

眼前仿佛看见一张极端秀丽的脸，那个模特的脸挡在崔井和余君的脸前，她睁大眼睛，脑子里还迷迷糊糊的，耳边却听那模特露齿一笑：“没有办法，血和血交融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傀儡。每天下午五点三十分，到九坟巷三十五号报到。”

那是……什么时候的记忆……杨诚燕闭上眼睛，迷糊得再度睡去，充耳不闻耳边崔井和余君的呼唤。

“诚燕？诚燕？你怎么了？快按铃叫医生……”

在梦境中，她不断地梦见那张放着华丽古典电话的茶几，那个身穿蕾丝的男人，那把油伞和那背景油画中的骷髅，就像一张充满致命吸引力的画，把她吸进去、吸进去……再也出不来了。那男人秀丽的脸庞，苍白的嘴唇，带着病态的粉色双颊，就像一朵含露的粉色玫瑰……快要枯萎了……快要枯萎了……快要枯萎了……

在她各式各样旋转的梦境中，不住回荡着这句话“……快要枯萎了……”一直到她在第二天下午四点惊醒。

“诚燕？”在床边照顾她的是同桌余君，“你醒了？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啊……没什么，现在是什么时间？”她不知为什么觉得很急迫，像有什么人催促着她去做什么事，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“你只是被玻璃砸到了头，没什么，流了点血，有点脑震荡。”余君说，“医生说醒过来休息一下就好了。”

“啊……我饿了，能帮我去买一份营养餐吗？”

“可以啊，你等一下。”

“我去一下厕所。”杨诚燕从床上起来，奇怪的是丝毫没有头晕目眩的感觉，身体很轻，比平时早晨起来锻炼还要轻，除了头上包着一块纱布之外，仿佛血液都流得特别通畅，哪里都很舒服。

等余君买来营养餐之后，没过多久就回学校去了。杨诚燕借口出去散步，穿着病人服和拖鞋下了床，跟着来探望亲属后回家的人潮，走出医院大门。抬头一看，这家医院是九坟巷三十三号，就在三十五号旁边。

九坟巷三十五号是栋十八层高的宿舍楼。这栋楼是三十年前修建的，全楼都是一房一厅的窄小布局，墙外的贝壳和石灰已经脱落了大半，宿舍楼的原貌已经很难看得出来，自一楼到十八楼墙体上布满

了各种各样的违章搭盖和防盗窗、挡雨板之类的东西，导致它看起来阴森无比，犹如一个全身贴满各色膏药的怪物。

那梦里的模特怪物就住在这里？这栋楼里不知住着多少户，她要上哪里找他去？而且这楼……怎么看都穷得很，难道这世上连鬼都很穷吗？莫非那些关于模特鬼的记忆都是神智错乱以后发烧导致的……“咻”的一声，有人拍了她的肩头一下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十八楼。”

杨诚燕回过头来，眼前是一个抱着一大叠冥币的年轻人，那容貌、眉眼、肤色、唇色和那橱窗里的模特都一模一样。只是那橱窗里的模特华丽、冰冷、忧郁而神秘；眼前这人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，上面写着“人人爱运动”，一头长发随便打个结扎在脑后，马尾不像马尾，不知是什么发型，一张秀丽的脸蛋露出灿烂的笑容，让人哭笑不得。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东西？”她连退三步，心里一片空白。

“我是绿彩，大家都叫我阿彩。”那模特鬼比画了下自己，“妖鬼绿彩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她问，“你是人吗？”

“我是鬼。”绿彩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“很漂亮的鬼哦！”

“鬼也能在太阳底下走？”她上上下下看着那个自称是鬼的东西，不但有影子，还提着一袋杏仁，“鬼也要吃东西？”

“世界上的鬼是分好多种的，来来来，我住十八楼。”绿彩兴高采烈地拉住她的手，“跟我来。”

这种——来历不明、没有正当职业、满口胡言乱语、住在偏僻奇怪地方的社会青年邀请高中女生去他家，按照社会宣传而言，应该狠狠拒绝，然后打电话报警——但她没有，就在绿彩拉住她的手的一刹那，似乎思绪都有了一刹那的空白，等她清醒过来的时候，眼前是一个破旧不堪的小门，她已经到了十八楼绿彩家的门口。



这人不但来历不明、没有正当职业、满口胡言乱语、住在偏僻奇怪地方，还使用迷魂药之类的东西绑架未成年少女，杨诚燕觉得自己应该觉得紧张或者害怕，但她仍然没有，也许是因为那个对着门念念有词要开门的家伙太白痴，看起来不像色狼，只像个傻瓜。

她终于忍耐不住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在她刚问出口的时候，那扇破旧不堪的小门突然“砰”的一声开了，绿彩欢呼一声，提着杏仁冲了进去，在房内一大堆杂物中翻来翻去，东翻西找，完全把站在门外的她给忘记了。

这人可惜长着一张好漂亮的脸，却是个白痴，说不定还有神经错乱、妄想症之类的毛病。杨诚燕打算要走了，绿彩的房间里堆着半个房间的冥币，另半个房间堆的是杂物，有一张看起来有点像古董的雕花木桌，一台电脑，还有个半人高的玻璃瓶，瓶子里装着半瓶稀奇古怪的东西，各种颜色的块状物，每一块大概都只有拇指大小，感觉像是骨质，形状不一，仿佛刹那被融化又凝固了一样，说不出的古怪。“对不起，我要走了。”她打算回医院了，“你……你慢慢玩吧……”

“回来。”仍然在东翻西找的绿彩随口说了句话，她忽地不由自主地走进房间，身后的门“砰”的一声关上，这时候她才觉得有些害怕了：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……”

“帮我数钱帮我数钱！”绿彩从杂物堆里翻出一个计算器，兴高采烈地转过身来，“一亿五千万冥币等于鬼币一块钱，帮我数我有多少钱。”

杨诚燕叹了口气：“我数完了就可以回家了吗？”

“这么多怎么数得完？”绿彩趴在冥币堆上，“数完了我就送你回家。”

“你说你是鬼，你能不能让这些纸钱堆得整齐一点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.....

杨诚燕第一次相信就算是鬼也有很白痴的鬼，就在绿彩手忙脚乱地整理那些纸钱的时候，她帮着他整理。整理好抬起头来，只见绿彩站在满地冥币中间，微微仰起头，不知在想些什么，那眼神，说不上是什么……很奇怪的，那种眼神很柔软。

这个白痴鬼，有些时候真的很漂亮。

“喂！”她第一次主动招呼他，“昨天你真的在橱窗里吗？”

他像突然惊醒：“啊？是啊是啊，我昨天在橱窗里做模特。”

“原来真的会动。”她问，“你不是鬼吗？为什么要到商场里当模特？”

“赚钱啊。”绿彩指着满地冥币，“鬼也要生活，也要吃杏仁的。”

“鬼也要吃饭的？”在她的概念中鬼是满脸是血、青面獠牙，在古井中出没或从电视里爬出，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法杀人或吓人的东西，“为什么鬼也要吃饭？为什么要吃杏仁？”

“我喜欢吃杏仁啊！”绿彩理所当然地说。

“奇怪的鬼。”她低声嘀咕了一声，蹲下点清每一沓纸钱是多少，过了不久，站起身来拍了拍手，“你有一百八十五块三毛。”

“数完了？”绿彩目瞪口呆。

“数完了。”她点点头。

“这么快？”

“一张十块钱，一亿五千万等于一块钱，这一沓是五万冥币，那这一堆有五十叠，就是二百五十万，地上一共三层，三千七百零六堆，就是一百八十五块三毛。”她说，“我可以走了吗？”

绿彩流露出十分仰慕的神色：“你真聪明。”



那是你自己太笨。杨诚燕说：“我走了。”

绿彩点了点头，仍然趴在他的冥币上，她真的走了，回手关上了门。下楼梯的时候突然觉得很好笑，楼上那个真的是鬼吗？像个……弱智或者白痴，嗯！是白痴！浪费了长得那么漂亮的脸，他真的好漂亮，去做明星就好啦！

一个人沿着楼梯上来，戴着鸭舌帽和墨镜，她静静地从他身边走过，那个人也静静地从她身侧走过。她下了一个楼层，抬头往上看了一眼，那人去十八楼，找绿彩的吧？绿彩也有朋友？不知为什么，她觉得他应该是没有朋友的。

宿舍楼十八层。

“咯啦”一声，那戴墨镜的客人伸手拧开了绿彩的房门：“彩？”

绿彩还趴在他的冥币上发呆，听到声音抬起头来：“苏白。”

“认得我了？病好一点没有？真是的……”那客人轻轻摸了摸他的头，“医生开的药吃了没有？这些纸钱不要再玩了，脏得很，我叫人收走好不好？”

“这些是我的钱，不许你收走！”绿彩忽地大喊大叫起来，“你走你走，我要住在这里！我不要吃药！我没有发疯，我是妖鬼绿彩！我不是人！”他戒备地看着那客人，“我不要吃药！”

“彩，怎么又糊涂了？我已经很纵容你了，你说不住医院，那就不住医院，你说你要住在这种地方，那就让你住在这种地方，但你不吃药病是不会好的。”那客人说，“你是活生生的人，是我弟弟，不是什么妖魔鬼怪，你只是病了。听话，吃药，你不吃药我要带你回家了。”他蹲下身轻轻抚摸绿彩的长发，“头发好长了，你看你从生病那天起就没有理过头发，过会儿带你去理头发好不好？”

“鬼的头发是不能剪的。”绿彩一把把苏白的手推开，躲到房间一

角，“你要到什么时候才相信我是鬼？我不要吃药！不要剪头发！我不要看见你！你回去！我不要看见你！”他尖叫着把一叠冥币往苏白脸上掷去，“啪”的一声冥币四散纷飞，苏白纹丝不动，只皱眉看着他，声音隐约带了一丝怒意，“你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”

“我……”绿彩的眼睛泛起了一层泪光，“苏白你回去……回去嘛……”他抱了一下头，“我不想……和你在一起。”

“不和我在一起？你再躲在这里装神弄鬼，我就把你带回医院去，你不想待在医院里就不要胡闹！我知道你有时候是清楚的，很清楚的，不要说你是精神分裂就什么都不知道！你就知道不要回医院！刚才那个小女孩是谁？你不是哪个人都不见的吗？为什么她会从你这里下来？”苏白厉声问，“你在搞什么鬼？”

绿彩秀丽的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意：“她是我的傀儡，我叫她做什么，她就做什么……她很聪明。”

苏白大步走了过来，一把把他从地上抓了起来，“啪”地打了他一个耳光：“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病到这种地步，竟然会装神弄鬼骗那种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！你还有良心吗？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她叫什么名字？是哪个学校的？”

“苏白，你不要干扰我做事！从我变成鬼那天开始你就一直干扰我做事！我不想伤害你！你不要再来害我，也不许你再来害我！”绿彩尖叫着往苏白身上捶打，“你走你走！我不要看见你！”

“你——你给我吃药！”苏白怒极，颤抖着打开口袋里的药瓶，抓了一把白色药丸，硬往绿彩嘴里塞去。绿彩尖叫着拼命抵抗，苏白抓住他的长发逼迫他把头抬起来，逼他吞下药丸，“明天——我要带你回精神病医院！你在外面害人害己！我连一秒钟都受不了了！彩，你不要说哥哥绝情，实在是你太过分了！你要是不生病多好？”他慢慢松

开紧紧抓住绿彩长发的手指，捧住绿彩的脸颊，颤声说，“你要是像从前一样，好好读书，每天打球弹琴，我会有多高兴？彩啊……我们没有爸妈，只有你和我两个人，你为什么……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

“你走你走！我早就不是人了！我不要看见你！”绿彩一头撞在苏白胸口，撞得他倒退了几步，绿彩披头散发地摔在地上，仍旧恶狠狠地看着苏白，仿佛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一样！

苏白怦然站直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太让我伤心了。”他踉跄着出门，“砰”的一声反手摔门，“待在屋里不许出去！明天我带你回精神病院！”

“我不去！我不去我不去！我早就是鬼了！我不是人！我没有发疯！疯的是你！是你啊——”绿彩在屋里歇斯底里地尖叫。

苏白脚步沉重地下楼，匆匆离开了宿舍楼。出了宿舍楼，他脱下帽子摘下眼镜，长长吁了一口气，一辆奔驰缓缓开了过来，他开门上车，车里人柔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回公司吧。”

汽车后视镜里照得很清楚，苏白俊朗潇洒，风度翩翩。

“呵呵，不是说去找个客户吗？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了？”

“我也觉得是留错地址了，不可能在这里的。”苏白淡淡地说，眼睛笔直地看着前方，也没有看开车的美人。

宿舍楼十八楼的门。

“咯啦”一声，门又开了。

杨诚燕站在门口，房里的绿彩仰天躺在满地冥币上，正看着天花板。他长长的黑发流散在冥币上，像一朵黑色的菊花在盛开。她走了

进来，坐在绿彩身边，静静的，一言不发。

“你不是回去了吗？你可以回去了！”绿彩躺在地上说。他的情绪还很激动，说话还带着喘。

“你是人还是鬼？”她问。

绿彩一反常态地沉默了很久，良久之后，他抬起手臂挡住眼睛：“你说呢？”

“鬼。”她静静地说了。

他突然坐了起来，眼睛发亮地看着她：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她说。

“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鬼呢？”他开始手舞足蹈，好像高兴得不得了，“我真的是鬼，我不是人。”

她淡淡微笑了一下：“因为我是你我血和血交融的傀儡啊！”

“哦——的确鬼的傀儡是不能算是‘另外’一个人的，当然你会知道我是鬼了，傀儡和主人是心灵相通的。”绿彩说，“你真好。”

“你是鬼，为什么苏白是你哥哥？”她问，“人会是鬼的哥哥吗？”

绿彩秀丽的脸暗淡下来，盘膝坐在她面前，长发披落在脸侧，像个低头认罪的孩子。“苏白是彩的哥哥，”他指了指自己的脸，“他叫苏彩，是苏白的弟弟。苏白比苏彩大了六岁，他们的父母在苏彩出生没多久就死了，兄弟俩在福利院长大，苏彩在六岁那年病死，苏白非常优秀……”他叹了口气，“苏彩死了，苏白却不承认苏彩已经死了，在他的意识里苏彩还活着，并且像他想象中一样优秀地长大。苏白执著的意念导致苏彩的死魂以‘妖’的形式存在，彩以‘妖鬼’的形式活了下来。苏白上大学开始就半工半读，很快把彩也接了出去，在他读大学的城市读书。但彩在转学的第一个学期就因为学校打架事件暴露了鬼的身份……”



“你，是不是苏彩？”她凝视着他问。

“我是苏彩，也不是苏彩。苏彩已经死了，我只是因苏白的意念和彩的死魂产生的妖鬼，和苏彩也不是同一个人。”绿彩说，“但……但……妖鬼毕竟是妖鬼，妖鬼生存的方式和人是不一样的，我需要不断地补充死魂才能继续生存，开始苏白为我杀鸡杀鸭杀小猫小狗，以动物的死魂换取我短暂的生存。但我渐渐长大，动物的死魂已经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，遇到打架事件以后，我告诉苏白我不是苏彩，我不是人，我是鬼，他不用再为我的怪病残忍地杀死那么多小动物。”他垂下了头，模样十分委顿。

“苏白不相信？”她问。

“他说我疯了，他把我关在家里，请了医生回来看我。”绿彩说，“我说我不是人，我不要看医生，我需要死魂，放我出去杀鬼，只要他放我出去让我随便杀死哪一个恶鬼，我就能获得死魂活下去。”他极幽怨地看着地面，“但苏白不听我的话，他请了医生回来，医生看不起我，也查不出我为什么虚弱，最后他们把我关进了精神病院，用绳子绑起来捆在床上。”

“东岗医院？”她轻轻地叹了口气，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他们天天喂我吃药，我都快要死了，一直到有一天苏白来看我，他看我一点也没有好起来，不得不在我床前杀了一只小狗……”绿彩呆呆地说，“那只小狗……我特别喜欢，白白的，很小，像个滚雪球一样，那是苏白好朋友家的狗，长得特别漂亮可爱。我知道苏白也特别喜欢那只狗……但是那天、那天我快要死了……那只狗看见他拿起刀的时候，流眼泪了，吓得直发抖，那种眼神是在企盼他说不定能改变心意，因为它那么可怜。我真舍不得……好不忍心……苏白杀了它，我哭了。”他停了一会儿，又说，“然后我假冒苏彩，说我好起来了，

不要住精神病医院，要出来住，只要他让我出来，我就会好起来。”

“他答应了？”

“他答应了，我说我要住在这里，他也答应。”绿彩说，“我知道杀死每只动物对他打击都很大，苏白是个很善良的人，只是喜欢骗自己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……”绿彩说，“后来我在这里过得很好，苏白发现我越来越不像彩，生活和他越来越不一样，他很恼火。每个月他都会到我这里来大吵大闹，要我吃药，要把我带回精神病医院。”他叹了口气，“不过那不是因为他觉得我是个疯子，不能照顾自己，而是他不能接受苏彩……变成这种样子，他总以为人人都要像他一样优秀，那才是正确的人生。我告诉他我不是苏彩，我是鬼，我不是苏彩，叫他不用管我了，他不是骂我发疯，就是说我堕落……”

杨诚燕静静地听着：“你自己住的时候，自己打工？”

“是啊是啊，”绿彩突然高兴起来，“打工是件很有趣的事情，我喜欢打各种各样的工，不过我只收冥币，除了买杏仁，我要的东西都只能用鬼币买。”他献宝一样摇晃着那袋杏仁，“彩喜欢吃红豆，但是我喜欢杏仁。”

“鬼币能买到什么东西？”她感兴趣地问。

“很多啊，绣着星星的大衣啊，会变成老鼠的猫啊，关住鬼魂的笼子啊，我一直想要一只会喷火的龙，不过那条龙要九百九十九鬼币，我买不起。”绿彩很遗憾地说，“等我存够了钱，一定要买一只。”

她耸了耸肩：“你知道冥币有面值一亿的吗？”

“但是大家都给我十块的啊！”他很认真地说。

她又耸了耸肩，就凭这只鬼的智商，要买到一只会喷火的龙，只

